

家风如斧

高峰

我的家风是有形状的，是一把斧头，而且非常地锋利。

在我16岁离家求学之前，我生活在贫穷而又淳朴的江淮分水岭丘岗之地，住的是土坯茅屋，吃的是粗茶淡饭，我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在物质上十分匮乏，没有过多的照顾，他们成年累月忙于农活和全家的生计。但是在精神上，我们是愉悦的，丰厚的。父母千方百计供我们读书，从小给我们灌输了一些至纯至朴的道理，也就是说，他们在自然中放养我们，同时在家庭中严格管教，我们像一个个野生动物一样被驯服，一天天靠着天然的养分和家庭的教养，一天天长大成人。感谢伟大祖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的几乎不要交钱的义务教育让我们获得了知识，同样感谢几乎免费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我们度过了凶险的极易夭折的童年和少年。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用他质朴的方式对我们姊妹五人实行管教，记忆中，父亲只有身教，几乎没有华丽的语言，有时甚至仅仅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沉默，就表达了他对一件事情的态度，让我们心领神会。我记得清楚，他曾经说过：在别人家的瓜地旁不要弯腰系鞋带，以免让人误解为偷瓜；在结满梨的

树下不要整理帽子，不要让人误解为偷摘梨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古人说的：“瓜田不提履，李下不整冠。”

听大人们说，我小的时候十分聪明，但又非常调皮，甚至到了玩劣程度。整个小学，我一边放牛，一边上课，印象中几乎没有做过家庭作业，连蹦带跳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在当时那种农村自然环境中，父母知道，这种孩子，稍不注意，很容易学坏，走上岔道，甚至歪门斜路。每当我出现不好的苗头，他们都会及时发现并制止。比如，放学回来，他们要检查我的脸上身上，有没有与同学打架留下的抓痕，检查我书包里，有没有多余的东西，有时哪怕是多了一个橡皮擦，半支铅笔，他们都要追问来处，刨根问题，绝不放过。

我们村里有一个木匠。那个年代，身怀绝技，有在周围叫得响的手艺是非常风光的。木匠整天呆在家里，砍砍锯锯，足不出户就打造出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副柜子，拿到街上卖个好价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时也串街走巷，上门服务，吃百家饭，喝百家酒。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是他的那套吃饭家伙，锯、斧、刨……那是一个乡村少年在黄土之外见到的最初的神秘铁器。

每天放学上学，经过木匠家门口，我都要停下来进去看看，我看他满头木渣木屑，对着一块木头挥舞斧头，那动作真是美极了。但是木匠对他的吃饭家伙看管很严，我多次想上去小试一下，都没有得到允许。我心想，什么时候我能拥有一把自己的斧头。那时，我的志向是赶快长大，做一个木匠。

终于，我对那把斧头动了歪心思，总想把它据为己有。一天，木匠家里没有人，我提起斧头快速逃走，到家里才发现无处藏匿，家人发现更是无法交代。我忽生一计，提着斧头来到门前的黄泥塘，一下子把它扔进了塘里，并在塘埂上做了记号。我心想，等木匠发现丢斧之后，遍寻不着，肯定会重新再置一把。到那时，风声过去了，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它捞起来。

木匠发现斧头不见了，极为恼怒，他的媳妇在村里指桑骂槐，搅得鸡犬不宁。我故作镇静，但心里做贼心虚，整天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那把斧头像一条鱼一样在水面上冒起泡来，甚至会浮出水面，指认我，导致此事败露。丢斧之事继续在村里发酵。我的种种异常表现没有逃过父亲的目光。有一天放学回来，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先用目光扫我一下，然

后劈头盖脸问我：“你把人家的斧头藏到哪里去了？”那口气铁板钉钉，不容分辨。我足足憋了两分钟没敢出气，然后，瞬间崩溃，嚎啕大哭起来。

接下来是一出令我终生难忘的“好事”，已是夏末秋初的天气，父亲、木匠和我，我们来到黄泥塘，父亲也没有让我向木匠认错，而是当着他的面，命我下水捞斧。塘水已经冰凉，当水没到脖子时，浑身就要冻僵了，动弹不得，身体不住地打颤，木匠看到这种情况，怕出意外，几次示意我上来，都被父亲制止了。我只有孤注一掷，一个猛子扎下去，在淤泥中好不容易才摸到了那把斧头。

把斧头交给木匠的时候，我看到他流露出的对父亲的敬佩之情和我经受冰冷的愧疚，仿佛是他自己做错了事似的。但我那时少不更事，对父亲的不近人情，怀着多年的“仇恨”。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有人提起家教家风，我都会说出这个埋藏在我心底的斧头的故事。

对于我来说，家风是什么？是小时候那四面漏风的三间茅草屋，是冬天里寒风如刀而我们在父母的怀抱里温暖如春，是贫寒简朴生活当中的欢喜和欢笑。当然，还有这些如斧头般残酷的“砍削和扶正”。忽然想到有一个词叫做：斧正。《庄子·徐无鬼》里面的这一则“斧正”的故事，后人常引申出请别人像故事中的石匠抡起斧头削白泥那样，来帮助删删文章，修改作品。我想，我可能是一篇不成功的文章，或者说我原来是一截不可雕的木头，在生长过程中，出现了弯曲、疤痕和倾斜，是父亲用一把无形的“斧头”不断来进行斧正，变成一个有用之材。

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双儿女围坐桌前，闺女低语浅笑，小儿侃侃扬眉，我和妻会心对视。

我用目光轻抚孩子们青春的脸庞，一遍又一遍，我要在心里记刻下，这最美好的时光里两个正在炽烈绽放的青春形象。我知我贪心，我知我奢望，我亦知天下为人父母者都一如我这般痴心妄想。“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我想说，我们是得到命运怎样的垂青，才有如此福缘成为这一对如璧儿女的父母，这是命运的恩赏！

福缘太玄，但快乐却实实在是在是他们给的。闭目遐思，“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儿女垂髫年纪嬉闹逗趣犹在眼前……

我们是十年前迁居合肥的，一双儿女提时代分别跟着奶奶和姥姥生活，考虑到他们的成长和教育，我和妻下定决心将家迁往省城，自此姐弟俩始得居于同一屋檐下。犹记得，姐弟俩一起上小学的情景。路上姐姐的同学拉着姐姐说话，弟弟见姐姐不理睬他，心中不痛快，但是他也不说出，就一个劲找姐姐同学的麻烦，一会过去踢她一脚，一会过去拽她的书包，一路上不消停，其实他就是觉得姐姐忽视他了。中午饭后，他俩一左一右，俯身于爷爷的书案，各自完成作业。姐姐性格宽厚、沉稳，写作业安静认真，弟弟则调皮、好动，写不了一会，就开始主动挑起事端，时而踢一脚桌子、时而把姐姐的笔弄到地下，于是家中爆发“战争”。嘿嘿，最后要不是以姐姐息事宁人，让着弟弟告终；就是弟弟被爷爷拎起来胖揍一顿收场。其实啊，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姐姐是最疼爱弟弟的，有姐姐的人都是最幸福的，姐弟俩的小小争执吵闹，就是这个家庭的调味剂、泡泡机，不仅让他们的童年、少年增添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更让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增添了许多五彩斑斓。

我因为在外地工作，一般都是周末回去，所以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大都有赖于妻。两个小孩从小数学都还不错，究其原因，倒是儿子说的一句话好像挺有道理：“我们数学还行，得益于小时候妈妈经常带着姐姐和我，一起做益智动脑的趣味数学题。”偶尔我双休回家，看到他们母子（女）三人偎依着，挤坐在沙发上，拿着笔纸在那演算趣味习题，便也想过去凑凑热闹，小儿就会推开我，并嗤笑我：“你不懂，你不懂，别来掺和！”于是，我只能晒笑着走到拐角处，面对着她们静静坐下，表面上对他们视而不见，但其实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这三个我生命里视若珍宝的亲人，他们时而激烈争论、时而得胜欢笑。妻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指着；姐姐手里攥着水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弟弟则在旁边摇头晃脑，大声口算。此时从窗台投射进来的阳光，正均匀地铺洒在他们三人身上，我多么希望时间就此定格，将如此美丽和谐的景象定格成一幅永恒的家庭生活画面。

流年似水，仿佛转瞬之间，一双儿女都已长大成人。闺女三年前负笈求学，远赴英伦，如今唯有视频连线以慰相思。古人有“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的诗句，我先借来给妻一用。再过三五月，小儿又将高考远离，届时，家中唯剩我与妻两厢对坐，“相看两不厌”了。有人说：女儿是男人的珍珠。而对于我，这一双儿女就是我的“双明珠”！

深院月斜人静，我看着经过一天苦读的小儿阖然入梦，心里不由得记挂起远在异乡的小女，此时她应正理首案前整理课件，积攒学分。唯经霜雪，寒梅才可芳香；唯经别离，相见才可珍贵。翌日他们龙翔凤翥或可期。

思绪如潮涌起，电光火石，小女走前的那段时光历历。那一日，我和妻一起下厨，各展技艺，为的是让小女走前能再品尝一下父母的手艺，唇齿间再多留一点家的味道。我做了一道糖醋排骨，妻做了一道土豆西红柿炖牛肉，一桌子菜，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围坐。饭桌上，我们四人举杯相碰，畅谈未来。我和妻看着一双儿女大快朵颐，然后对视而笑，但我却真切地看见妻的眼里泛着泪花。那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幸福中有淡淡的忧伤，忧伤里更有浓浓的幸福。我相信，这样美妙的记忆终将演化成儿女生命里美好的背景，并温暖和陪伴他们此生前行。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从前总盼着子女长大，如今却是掰着手指头，计数小儿还能与我们共度多少高三时光。他们像孩子一样，一起围坐在父母身边的时日越来越少了，唯剩下期待下一次的四人相聚围坐的奢侈。



有谁的词语高过故乡的碧水繁花

冯英

今年的桂花来得晚些。此时，梅山城里处处漾着桂花香……
——题记

十面桂花
花丛中的鸟影
云朵下一望无边的蓝
让人屏不住呼吸

梅山城四周，正在打坐的灌木林
一往情深中
回眸，顾盼生辉
梅山湖的潮汐，追逐
窗前月
归客叙乡愁

那棵生长在故土金寨的红杜鹃
永恒地守候在阳光里
老区的未来，正在
崛起

有谁的词语高过故乡的
碧水繁花？

被生命祝福的涌动

空中的雪花，飘舞飞翔
在大别山在金寨在

我的故乡
红色的大地，展开臂膀

一年年的田地里
麦子掀起麦子，站立起
一个声音
它们要在这场雪之后
追赶太阳，雨露和清风
多好呀！那些雪花儿的白
那些被生命祝福的涌动

谁说它不能复制在水一方

气温回升，白色
雾气漂浮在梅山湖上空
一阵南方刮过
白雾牵着低矮的茶树
踩着乡音的肩膀
缓缓颠簸

湖畔上香樟花儿
全开了
谁说它不能复制
在水一方？

赫拉克利特第说：“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灭。”时光荏苒，眨眼又到了岁末年终。回望一路颠沛起伏，总有蜿蜒曲折的思绪延伸……岁月无言，总会在某一个回眸瞬间凝结感动。风雨飘摇，总会在某个泥泞的黑夜有一条路属于自己，勇敢地走下去，温润时光的眼睛……时光回到2010年，打开尘封的记忆，点点滴滴宛若飘落的细雨，一行行，一串串，挂着重叠的回望。

2010年，一个很平常的冬天早晨，于我而言，这是迈向写稿起点的台阶。那时候，我把写好的稿子特意到打印店打印出来，用方便袋包裹紧紧的，揣在怀里，也揣着我的志忘与渴望。前去拜访一位素未谋面的“老师”，让他给我指导写作的窍门。

2010年，我虚岁40。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人生走到了这个节点，不但不为风雨所动，还能明辨事理，通晓日月四时的运行规律，不为外界的纷繁事物所疑惑。就在这一年我做出了来了冒险和大胆的举动。于我而言，是人生意义的“长征起点”：开始学习写稿。我这种破天荒之举没有人会看好的“前程”，说我是神经短路了，脑子灌浑水。因为一次写稿子太投入，忘记了到学校接孩子，遭到全家人的围攻埋怨，为此我还与家人争吵了起来。那天，我对家人们说，从今天起，我正式宣布要学习写稿，成为一名作家。充其量，我只有初中文化，去当遥远的“作家梦”，那是会笑掉天下人大牙的。文学博大精深，每一位作家好比台上精湛表演技艺的杂技演员，我们只可以观赏，不能同他们去表演。这些演员不是天生就会表演娴熟、高难度技艺的。台上一刻钟，台下十年功，那都得经过水滴石穿的精神磨炼的结果。作为一名演员，入门前，最起码要具备该项目表演的基本条件。比如说，歌喉家的嗓音要好，长跑运动员，不能是瘸子……如果说，我选择学习写稿子，可以说是另类：五音不全参加歌咏比赛、瘸腿参加长跑运动一样。我没有想到后来会怎么样，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当时”之行动——从基础学习，翻遍了《字典》和《成语小词典》，读了唐诗宋词。这是我从事写稿起步之举。那时候，农忙之后，人们选择到城市里打短

因为爱，所以爱

张正旭



诗与画

配诗:阿目
摄影:流冰

从第一版
读到最后一版
从国事
读到天下事

从少年
读到中年
还剩最后一面
能否读到
一个叫皖西的孩子
在远方的黄昏里
敲门

敲门。门开了，这位“老师”脸上绽放着微笑，轻声慢语问：“请问你找谁？”我报上了“老师”的姓名。他忙回答：“我就是，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由于太紧张的缘故吧，我结结巴巴说明来意。听过，他拉住我的手，忙说：“快进屋坐一坐！”我被他的热情搞得不知所措。落座后，“老师”忙给我倒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开了口：“请问，你把稿子带来了吗？”听他这么一说，忙从怀里掏出稿子。他把稿子双手接住，打开方便袋，展开稿子看了一会儿说：“稿子暂时放在我这里，我看完后会给你答复的。今天还有两场会议，我得去开会，改天再聊吧！这样吧，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我到时候打电话联系你。”

当我从“老师”办公室走出来时就后悔了，今天之举太唐突了，我们又不认识，留下电话号码纯属敷衍搪塞。我是一个农民，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他怎么会给我看稿子呢？

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一个礼拜后，突然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接到电话瞬间，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儿。

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满脸激动，他说：“你有一定文字功底，思维很独特，有写作的潜质。多读、多写、多思，只要坚持下去，我敢打包票，不出十年，你一定会写出去的，我看你不会走眼的！”得到老师的肯定，我激发了鸡血般斗志昂扬。“老师”把我的稿子展开，上面用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的，密密麻麻：写得好的，用红色标注，还有评语；写得差的，用黑色标注，修改后的文字画了圈。看到这一幕，刹那间心花芬芳，春色满园。那天，“老师”给我讲解了文章如何开篇、如何布局、如何结尾等常规知识。

他说，我的文字花里胡哨的词语太多，就像一盆萝卜红烧肉，萝卜多了，喧宾夺主，淡化了肉的主题价值。最后，他送给我一句话：“凡文字，少小时需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平生，我遇到了一位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一位“恩师”，我心中也牢牢地扎下了“我一定能行”的种子，静待春暖花开。

与老师学习回来不久，一篇民间故事稿经过老师悉心修改润色，我再打磨后邮寄出去了。没有想到的是，这篇稿子居然发表于《民间文学》，我的名字终于在处文章印上了铅字。之后，我写作动力更大，更有信心了，距今为止，我的小说已经发表逾千篇。文章见于《读者》《意林》《青年文摘》等畅销名刊，还在纯文学期刊《四川文学》《安徽文学》《清明》《太湖》《辽河》《当代小说》《啄木鸟》等发表作品。

风雨之后见彩虹，恩师教诲扭乾坤。没有想到的是，2012年，我这个“泥腿子”成为霍邱县文广新局首批18位签约的文艺家之一。2016年，我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2018年，我加入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时光荏苒，岁尾年末，即将迎来2020年。我在文学道路上蹒跚跋涉十年头了，我没有当初恩师口中的“包票”的结果，相差甚远，但我知道，老师那時候是对我精神上鼓励，虽然“望梅止渴”，何尝不是一种关爱呢？我想到了，想到了恩师的一句话：“因为爱，所以爱”，这是我此刻的心情速写，也是岁月回馈恩师情意的世界。



山中物语(组诗)

潘晓春

芭茅花

你频频招手
让我看清，风的模样
秋天的美丽，原来
也有方向
从青葱到白头
只说快乐
不言沧桑

桑

叶子背后典藏蜜语
炎夏，你只需几粒软糖
轻易俘获我
火辣辣的热望

苦楝树

枝头青果渐黄
酷似诱人的橄榄
不啻一口忘却人间
有甜有苦？
你的大度在于吃尽苦涩
不露忧愁，安然无恙

乌桕树

爱在深秋着一套红妆
白花钱的木杆历练其间
坡上，弯腰摘山楂的女子
像我早逝的姐姐
她转身一笑
美丽的牙齿
惊艳秋的目光

最美好的时光

郑策



诗与画

配诗:阿目
摄影:流冰

从第一版
读到最后一版
从国事
读到天下事

从少年
读到中年
还剩最后一面
能否读到
一个叫皖西的孩子
在远方的黄昏里
敲门

